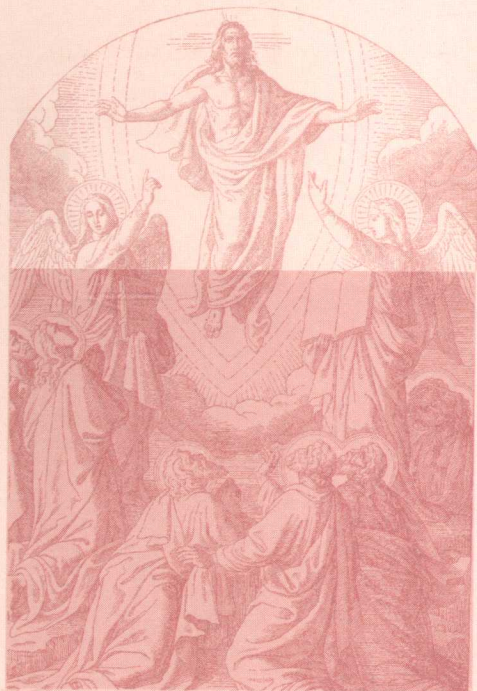


基督教经典译丛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基督教要义

[法] 约翰·加尔文 著

钱曜诚等 译 孙毅 游冠辉 修订

上册



基督教经典译丛

B972
J210



204

何光沪 主编

副主编 章雪富 孙毅 游冠辉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基督教要义

[法] 约翰·加尔文 著

钱曜诚等 译 孙毅 游冠辉 修订

上册

B972
J210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督教要义 / (法) 加尔文著; 钱曜诚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3

(基督教经典译丛)

ISBN 978-7-108-03370-3

I. ①基… II. ①加…②钱… III. ①基督教-教义-
研究 IV. ①B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8465 号

特约编辑 王爱玲 刘 晓

责任编辑 张艳华 徐国强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 / 16 印张 109.125

字 数 1363 千字

印 数 00,001 - 10,000 册

定 价 155.00 元 (全三册)

《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著 钱曜诚等译

©2007 年加尔文出版社

中文简体字版经同意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

基督教经典译丛

总 序

何光沪

在当今的全球时代，“文明的冲突”会造成文明的毁灭，因为由之引起的无限战争，意味着人类、动物、植物和整个地球的浩劫。而“文明的交流”则带来文明的更新，因为由之导向的文明和谐，意味着各文明自身的新陈代谢、各文明之间的取长补短、全世界文明的和平共处以及全人类文化的繁荣新生。

“文明的交流”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乃是对不同文明或文化的经典之翻译。就中西两大文明而言，从17世纪初以利玛窦（Matteo Ricci）为首的传教士开始把儒家经典译为西文，到19世纪末宗教学创始人、英籍德裔学术大师缪勒（F. M. Müller）编辑出版五十卷《东方圣书集》，包括儒教、道教和佛教等宗教经典在内的中华文明成果，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了西方各国；从徐光启到严复等中国学者、从林乐知（Y. J. Allen）到傅兰雅（John Fryer）等西方学者开始把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译为中文，直到20世纪末叶，商务印书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其他有历史眼光的中国出版社组织翻译西方的哲学、历史、文学和其他学科著作，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社科书籍也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了中国。这些翻译出版活动，不但促进了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的双向“文明交流”，而且催化了中华文明的新陈代谢，以及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清末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取长补短”的历程，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的主导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表现为洋务运动之向往“船坚炮利”，追求“富国强兵”，最多只求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和

物质文明，结果是以优势的海军败于日本，以军事的失败表现出制度的失败。第二阶段的主导思想是“民主加科学”，表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尊崇“德赛二先生”，中国社会在几乎一个世纪中不断从革命走向革命之后，到现在仍然需要进行民主政治的建设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大体说来，这两大阶段显示出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由十分肤浅到较为深入，有了第一次深化，从物质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

正如观察一支球队，不能光看其体力、技术，还要研究其组织、战略，更要探究其精神、品格。同样地，观察西方文明，不能光看其工业、技术，还要研究其社会、政治，更要探究其精神、灵性。因为任何文明都包含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不可分割的层面，舍其一则不能得其究竟。正由于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到了20世纪末叶，中国终于有了一些有历史眼光的学者、译者和出版者，开始翻译出版西方文明精神层面的核心——基督教方面的著作，从而开启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由较为深入到更加深入的第二次深化，从制度层面深入到精神层面。

与此相关，第一阶段的翻译是以自然科学和技术书籍为主，第二阶段的翻译是以社会科学和人文书籍为主，而第三阶段的翻译，虽然开始不久，但已深入到西方文明的核心，有了一些基督教方面的著作。

实际上，基督教对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影响，绝不止于西方文明。无数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史家、科学史家、伦理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已经证明，基督教两千年来，从东方走向西方再走向南方，已经极大地影响，甚至改变了人类社会从上古时代沿袭下来的对生命的价值、两性和妇女、博爱和慈善、保健和教育、劳动和经济、科学和学术、自由和正义、法律和政治、文学和艺术等等几乎所有生活领域的观念，从而塑造了今日世界的面貌。这个诞生于亚洲或“东方”，传入了欧洲或“西方”，再传入亚、非、拉美或“南方”的世界第一大宗教，现在因为信众大部分在发展中国家，被称为“南方宗教”。但是，它本来就不属于任何一“方”——由于今日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

家没有其存在，所以它已经不仅仅在宗教意义上，而且是在现实意义上展现了它“普世宗教”的本质。

因此，对基督教经典的翻译，其意义早已不止于“西学”研究或对西方文明研究的需要，而早已在于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了解的需要了。

这里所谓“基督教经典”，同结集为“大藏经”的佛教经典和结集为“道藏”的道教经典相类似，是指基督教历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师名作，而不是指基督徒视为唯一神圣的上帝启示“圣经”。但是，由于基督教历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师名作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绝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像佛藏道藏那样结集为一套“大丛书”，所以，在此所谓“经典译丛”，最多只能奢望成为比佛藏道藏的部头小很多很多的一套丛书。

然而，说它的重要性不会“小很多很多”，却并非奢望。远的不说，只看看我们的近邻，被称为“翻译大国”的日本和韩国——这两个曾经拜中国文化为师的国家，由于体现为“即时而大量翻译西方著作”的谦虚好学精神，一先一后地在文化上加强新陈代谢、大力吐故纳新，从而迈进了亚洲甚至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行列。众所周知，日本在“脱亚入欧”的口号下，韩国在其人口中基督徒比例迅猛增长的情况下，反而比我国更多更好地保存了东方传统或儒家文化的精粹，而且不是仅仅保存在书本里，而是保存在生活中。这一事实，加上海内外华人基督徒保留优秀传统道德的大量事实，都表明基督教与儒家的优秀传统可以相辅相成，这实在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基督教在唐朝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中国，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率宫廷卫队到京城西郊欢迎传教士阿罗本主教，接到皇帝的书房让其翻译圣经，又接到皇宫内室听其传讲教义，“深知正真，特令传授”。三年之后（公元638年），太宗又发布诏书说：“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换言之，唐太宗经过研究，肯定基督教对社会具有有益的作用，对人生具有积极的意义，遂下

令让其在全国传播（他甚至命令有关部门在京城建造教堂，设立神职，颁赐肖像给教堂以示支持）。这无疑显示出这位大政治家超常的见识、智慧和胸襟。一千多年之后，在这个问题上，一位对中国文化和社会贡献极大的翻译家严复，也显示了同样的见识、智慧和胸襟。他在主张发展科学教育、清除“宗教流毒”的同时，指出宗教随社会进步程度而有高低之别，认为基督教对中国民众教化大有好处：“教者，随群演之浅深为高下，而常有以扶民性之偏。今假景教大行于此土，其能取吾人之缺点而补苴之，殆无疑义。且吾国小民之众，往往自有生以来，未受一言之德育。一旦有人焉，临以帝天之神，时为耳提而面命，使知人理之要，存于相爱而不欺，此于教化，岂曰小补！”（孟德斯鸠《法意》第十九章十八节译者按语。）另外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即胡适之和陈独秀，都不是基督徒，而且也批判宗教，但他们又都同时认为，耶稣的人格精神和道德改革对中国社会有益，宜于在中国推广（胡适：《基督教与中国》；陈独秀：《致〈新青年〉读者》）。

当然，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译丛，首先是想对我国的“西学”研究、人文学术和宗教学术研究提供资料。鉴于上述理由，我们也希望这项工作对于中西文明的交流有所贡献；还希望通过对西方文明精神认识的深化，对于中国文化的更新和中国社会的进步有所贡献；更希望本着中国传统中谦虚好学、从善如流、生生不已的精神，通过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中基督教精神动力的了解，对于当今道德滑坡严重、精神文化堪忧的现状有所补益。

尽管近年来翻译界出版界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在这方面艰辛努力，完成了一些极有意义的工作，泽及后人，令人钦佩。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千年古国和文化大国来说，已经完成的工作与这么巨大的历史性需要相比，真好比杯水车薪，还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即使以最严格的“经典”标准缩小译介规模，这么一个文化大国，竟然连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举世皆知的千年巨著《神学大全》和加尔

文(John Calvin)影响历史的世界经典《基督教要义》，都尚未翻译出版，这无论如何是令人汗颜的。总之，在这方面，国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本译丛的翻译出版，就是想以我们这微薄的努力，踏上这漫长的旅程，并与诸多同道一起，参与和推动中华文化更新的大业。

最后，我们应向读者交代一下这套译丛的几点设想。

第一，译丛的选书，兼顾学术性、文化性与可读性。即从神学、哲学、史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学术角度出发，考虑有关经典在社会、历史和文化上的影响，顾及不同职业、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读者需要，选择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

第二，译丛的读者，包括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科学院和各级各类人文社科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高等学校哲学、宗教、人文、社科院系的学者师生，中央到地方各级统战部门的官员和研究人员，各级党校相关教员和有关课程学员，各级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官员和研究人员，以及各宗教的教职人员、一般信众和普通读者。

第三，译丛的内容，涵盖公元1世纪基督教产生至今所有的历史时期。包含古代时期(1—6世纪)，中古时期(6—16世纪)和现代时期(16—20世纪)三大部分。三个时期的起讫年代与通常按政治事件划分历史时期的起讫年代略有出入，这是由于思想史自身的某些特征，特别是基督教思想史的发展特征所致。例如，政治史的古代时期与中古时期以西罗马帝国灭亡为界，中古时期与现代时期(或近代时期)以17世纪英国革命为界，但是，基督教教父思想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仍持续了近百年，而英国革命的清教思想渊源则无疑应追溯到16世纪宗教改革。由此而有了本译丛三大部分的时期划分。这种时期划分，也可以从思想史和宗教史的角度，提醒我们注意宗教和思想因素对于世界进程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宣园

2008年11月

缩写与符号

缩 写

ACW — *Ancient Christian Writers*.

ANF — *The Ante-Nicene Fathers*.

Aquinas, *Summa Theol* —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Augustine, *Psalms* — Augustine, *Enarrationes in Psalmos*.

Augustine, *John's Gospel* — Augustine, *In Joannis evangelium tractatus*.

Ayer, *Source Book* — Ayer, J. C. , *A Source Book of Ancient Church History*.

Benoit, *Institution* — Benoit, J. -D. , *Jean Calvin; Institution de la Religion Chrestienne*, livres I – III.

Cadier, *Institution* — Cadier, J. and Marcel, P. , *Jean Calvin; Institution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

Calvin, *Letters* — *Letters of John Calvin*, ed. J. Bonnet.

Calvin, *Tracts* — *Calvin's Tracts*.

CC — *Corpus Catholicorum. Werke catholischer Schriftsteller im Zeitalter der Glaubens-spaltung*.

CCL — *Corpus Christianorum, series Latina*.

Comm. — Commentary, in the text designates a Scripture passage

conforming to translation given, in the notes indicates a statement made in the appropriate commentary of Calvin.

CR — *Corpus Reformatorum; Johannis Calvini Opera quae supersunt omnia.*

CR Melancthon — *Corpus Reformatorum; Philippi Melancthonis Opera quae supersunt omnia.*

CR Zwingli — *Corpus Reformatorum; Huldreich Zwinglis sammtliche Werke.*

CSEL — *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

Doumergue, Calvin — Doumergue, E'. , *Jean Calvin-Les homes et les choses de son temps.*

Du Cange, *Glossarium* — C. du F. Du Cange, *Glossarium ad scriptores mediae et infimae latinitatis.*

FC — *Fathers of the Church.*

Friedberg — Friedberg, E. (ed.), *Corpus iuris canonici.*

HDRE — Hastings, J. (ed.), *Dictionary of Religion and Ethics.*

Hefele-Leclercq — Hefele, C. J. , ed. Leclercq H. , *Histoire des conciles d'après les documents originaux.*

Heppe RD — Heppé, H. , *Reformed Dogmatics.* Tr. G. T. Thomson.

Herminjard, *Correspondance* — Herminjard, A. -L. , *Correspondance des Réformateurs dans les pays de langue française.*

GCS — *Die griechischen Christlichen Schriftsteller der ersten drei Jahrhunderte.*

LCC — *The 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

LCL —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LF — *A Library of the Fathers of the Holy Catholic Church.*

Lombard, *Sentences* — Peter Lombard, *Libri quatuor sententiarum.*

Luther, *Werke* WA —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Weimar.

LXX — The Septuagint; Greek vers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Mansi — Mansi, J. D., *Sacrorum conciliorum nova et amplissima collectio*.

MGH —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MPG — Migne, J. P.,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 series Graeca*.

MPL — Migne, J. P.,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us, series Latina*.

NPNF — *A Select Library of th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first series.

NPNF — 2 ser. -Second series of the above.

OS — Barth, P. and Niesel, W., *Calvini Opera Selecta*.

P. — paraphrase, designates a Scripture quotation or near-quotation, not conforming fully to any as yet ascertainable source; many of these are in *oratio oblique*.

Pannier, *Institution* — Pannier, J., and others, *Oeuvres completes de Calvin; Institution de la Religion Chrestienne*.

par. — paragraph.

Schaff, *Creeds* — Schaff, P., *The Creeds of Christendom*.

sec. — section, especially one of the numbered sections of chapters in the *Institutes*.

Smits — Smits, L., *Saint Augustine dans l'oeuvre de Jean Calvin*.

Vg. — Vulgate version of the Bible.

VG — *Versio Gallica*. French text of the *Institutes*.

Wendel, *Calvin* — Wendel, F., *Calvin; Sources et evolution de sa pensée religieuse*.

符 号

a——1536 版本

b——1539 版本

c——1543 版本

d——1550 版本

e——1559 版本

e (b) ——1559 修订之 1539 版

e/b——原版混和

x——带脚注之 1545, 1553, 1554 版本

* ——带章节标题, 表示标题为目前编辑所加。

†——表示标题取自由奥托·韦伯 (Otto Weber) 所翻译之德文版《基督教要义》, 并加以修订。

中译本导言

孙 毅

在中国大陆，人们或许更加熟悉达尔文而不是加尔文这个名字。就是多少了解一点加尔文的读者，多数也是通过大陆流行的一本小书《异端的权利》而知道这个人的。按照这本书的描绘，加尔文是一个在日内瓦残酷对待思想异端的独裁者，用他的冷酷无情统治着这个不幸的城市。这本茨威格的小书似乎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加尔文是这个城市中拥有很大权力的实权派人物，具有某种可以呼风唤雨的政治地位。其实在这本书所描述的那段时期，加尔文不过是这个城市的一个流亡者，一个外来的难民，甚至没有“本地户口”（公民身份），因此不可能担任任何政治职务。当时日内瓦的人口登记分三个等级：公民（citoyens，必须出生于本城内，有投票权与各级议会被选权），居民（bourgeois，有投票权但不能进入小议会），寄居者（habitants，无投票权，无被选权）。加尔文与绝大多数法国难民均属第三等，一直到1559年（加尔文去世前五年）才只获得“居民”的资格，但一直到他去世也没有投票权。而他能有机会改变其难民身份，主要得益于1555年日内瓦市因经济危机而适量放开对法国移民的居民注册，由此才算给了他一个机会。作为一个被聘的因而可以随时被解除合同的牧师，他的待遇不过是一套住房，勉强维持生计的日常用品。因此现在看茨威格的这本书，从严肃的学术角度看，其对加尔文的描绘多少是出于小说家的想象力。^①

^① 麦格拉思，《加尔文传——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序言，2009。

对加尔文的不甚了解或者误解其实也常见于西方的某些学者身上。著名哲学家罗素在其广为流传的《西方哲学史》中，认为加尔文在其《〈诗篇〉注释》中曾愤怒地写出：“谁胆敢将哥白尼的权威置于圣经之上”这样的话，从而将加尔文看作是明确反对哥白尼日心说的“冥顽不灵”的教士。^②研究加尔文的学者查遍了加尔文的著作，没有找到这句话。这句话后来被发现是出自数百年后的一个名叫安德鲁·迪克森·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的人所写的《科学与神学论战史》（1896）中，乃是这个作者对加尔文的观点所做的他自己的概括。对于一本曾在大陆广为流传的哲学史权威著作，也可以如此随意地引用他人的著作而不加检查，确实让人没有想到。不过，背后反映出来的是对加尔文的一种流行的误解或偏见。

加尔文1509年出生于法国的努瓦永，曾受过极好的人文教育，1534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由于卷入巴黎的宗教改革事件遭到当时政府的通缉，于1535年流亡国外并终身成为一个流亡者。1536年由于出版《基督教要义》而成名。1537年第一次受聘日内瓦协助宗教改革，因失败而遭驱逐。1541年第二次受聘日内瓦，成为日内瓦教会的牧师，直到1564年去世。临去世前几年他被日内瓦市议会授予荣誉市民身份。今年（2009年）正好是加尔文诞辰五百周年。

加尔文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在某些加尔文专家看来，单纯地用“神学家”来描述他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今天的神学家既是在教会中被边缘化的人物，也是在学术及社会思想领域中被看作无足轻重的人。加尔文显然不是这种意义上的神学家。作为第二代的宗教改革家，他对基督新教基本教义的理解及系统概括，成为新教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宗派——改革宗教会——的教义核心，而这个宗派对于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他的宗教改革思想一方

^②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47页。

面确实是为教会所思所写，但又并非仅仅属于教会，好像与当时的学术思想领域无关。相反，在许多研究加尔文的专家看来，加尔文宗教改革思想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教会，影响到当时的思想领域，而且在实践上，直接推动了西方社会进入现代的社会运动，并因此在多个方面塑造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态。

虽然加尔文著述繁多，但他的著述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基督教要义》（以下简称《要义》）；多卷圣经注释；多卷圣经讲章；多卷其他著述。《要义》由于被看作是他神学思想的系统阐述，因而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加尔文在经历了其灵性的“转向”后，开始倾向于宗教改革。不过，他投身于宗教改革与他后来到巴黎接触并加入到一个人文学者构成的小圈子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意义上的“人文学者”基本上还是忠于其宗教信仰的具有信徒身份的学者。因此这个小圈子中的一个重要成员科普当时可以被任命为巴黎大学的校牧（也译为校长）。1533年11月1日科普在其就职讲演中，表达了对路德在德国推动宗教改革的认可以及在法国鼓动宗教改革的勇气，这使法国政府对法国境内的宗教改革施行了严厉的限制。科普与加尔文都不得不逃离巴黎，四处躲藏。加尔文乃是由于被认为与科普的讲演稿有关联而被牵涉其中。可能就是在这一段时期，即1534年他还在法国时，加尔文写作了《要义》这本著作的第一版手稿。

1534年10月18日发生的标语事件，即在大街上、公共建筑物甚至皇宫里出现了反对天主教的传单，使法国国王开始对改革派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不少人被捕并被处以火刑，其中包括加尔文的一些朋友。于是加尔文在1535年1月逃离法国到了巴塞尔，试图在那里找到一个可以安静研究的地方。到达巴塞尔后，加尔文开始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这本

书的写作上，直到8月23日完成这部著作。

这期间写作的背景中，有两件事情值得提一下，因为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加尔文对这本书的写作，帮助我们了解他写作这本书的动机。一个是这年的2月加尔文记录下来的一份政府报告，指控被政府所通缉的宗教改革者都是“重洗派以及试图推翻政府的人”。按照他在22年后所写的《〈诗篇〉注释》序言中的回忆，他如此地描述了当时的处境：“当我隐居于巴塞爾时，只有少数人知道的情况下，有许多忠心与圣洁的人却在法国被烧死。”据说当时法国有一种可以摇摆的火刑架，使死囚缓慢地被烤死。但最让加尔文无法忍受的是心灵而不是身体受苦所遭到的屈辱：“一些邪恶与欺骗的传单，声称没有人被处以此极刑，被烧死的都是重洗派与叛乱分子。”作为一位法学家，他怒斥“法庭的措施是何等无耻”，并且立誓说：“我当时就看见，除非我尽一切的方法来反抗他们，否则我的沉默将使我无法逃脱懦弱与奸诈的罪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1535年8月23日，他写出这本书的序言——给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的信。那一年他26岁。

二是当时法国的红衣主教杜普拉（Cardinal Duprat）在那年7月去世后，法国政府正式邀请了梅兰希顿（Melancthon）和布塞（Bucer）两位宗教改革家来巴黎做宗教改革的顾问，并重开了两年前开始却一度中断了的与路德宗的会谈。但与宗教改革者的合作与会谈于1535年8月28日宣告终止。而对于法国的宗教改革者来说，他们极度盼望法国政府能够有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宗教政策。这个背景使加尔文的这本书同时具有向当权者申明宗教改革之基本信念的含义。

当1536年3月这本书在巴塞爾出版的时候，就像那个时代所有拉丁文著作一样，它有一个很长的书名。它封面上的拉丁文书名可以翻译为：

《基督教要义》几乎包括所有敬虔之要义以及一切认识救恩所必